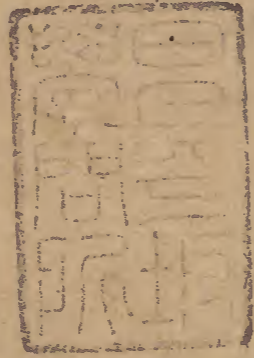


福州府志

五十三三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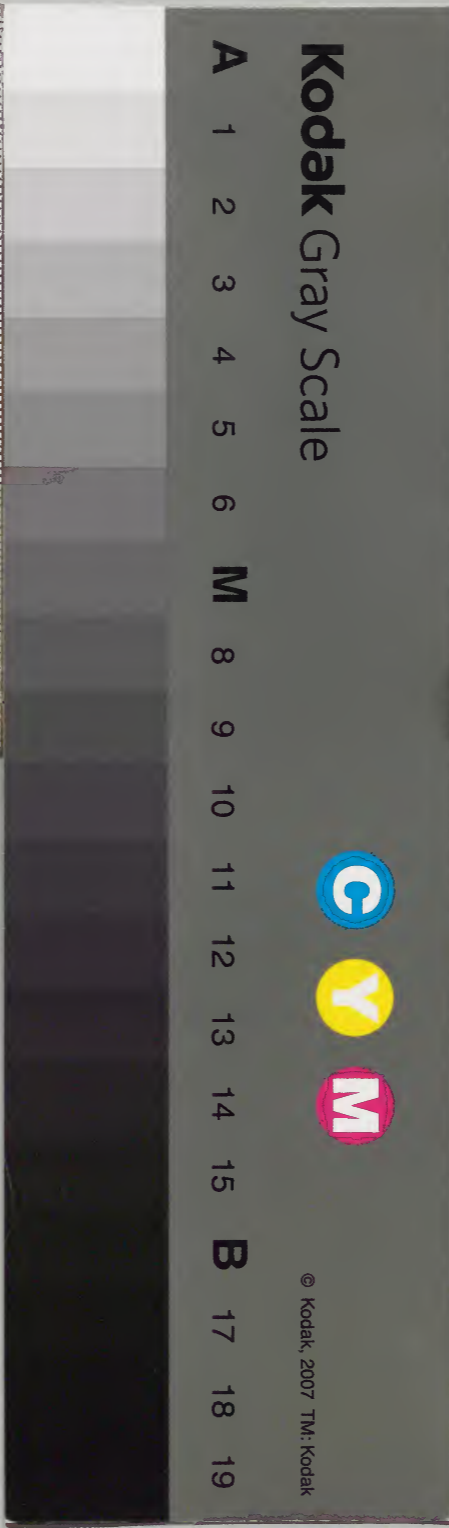
廿二



			九	漢
		一〇	〇	書
		一	八	門
		三	一	
三〇	四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九	九		漢
函	〇		書
一	八		
架	三	一	
冊	〇	一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81
冊數	30 (23)	
函號	252 10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福州府志卷五十三

人文志一

淺草文庫

道德尚矣名位勲烈隨其大小而澤加于民君子
曰是古之遺愛也至于獨行高標雕龍大業
園中貞媛方外畸踪皆是垂芬芳裨名教者雖海
濱之多才亦

聖明作人之化也嗚呼士至此而升沈顯晦窮富
壽夭有不得為政者矣志人文

理學

宋王蘋字信伯福清人程門高第也資清養粹平居恂恂退讓及語當世之務卽習從政者弗逮也楊時程門先進嘗曰後來之秀無逾信伯矣紹興間守臣孫祐薦其行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後官至左朝奉郎當時名儒若寶文直學士胡安國徽猷侍制尹焞皆舉以自代因爲秦檜所惡會其族子誼爲文詆檜遂坐法文致奪官卒著有論語集解著作集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之遊本中器之紹興丁未登第累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取士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諍言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王氏實似之三經說不可用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詆當路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權在我議論持正多此類由宗正丞提舉閩舶遂以祠祿家居呂祖謙嘗師之所著有尚書集解春秋周禮論孟子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黃幹字直卿瑀之子也從朱文公學文公語人曰

直卿志堅思苦與處大有益及張栻亡文公與幹書吾道益孤所望於賢不輕後遂以子妻之丁母憂學者從講於墓廬甚衆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焉病革又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歷官合臨川新淦知漢陽軍安慶府皆多善政安慶人至以黃父稱之晚年家居弟子日盛卒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陳孔碩字膚仲候官人祖禧父衡皆嘗爲文公所稱重孔碩少刻志學古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遊後復偕其兄孔夙師事文公于武夷淳熙初登進士第歷處州教授邵武瑞金知縣淮東廣西提舉常平終秘閣脩撰孔碩居官有古良吏風凡所蒞人懷其惠在朝以數忤史彌遠不容歸杜門著書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行于世學者稱北山先生子韓別有傳孔夙慶元五年進士論曰道一而已舊志以道學儒林分而爲二蓋本之宋史而林文恪先生則總名之曰先儒兩者之

福州府志卷之五十三
見各有攸當余嘗爲折其衷焉夫詔武皆樂也而
美善分矣夷惠伊尹孔子皆聖也而偏全異矣故
謂理學之別於儒非也謂儒之槩爲理學則吾豈
敢昔者夫子倡道洙泗稱魯國之儒一人曾氏之
傳獨得其宗儒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亦儒也
第品而騰之則一貫傳心與三千聚樂有不可同
年而語矣故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也執是以衡道
學儒林夫亦尚論者具體一體之較歟

福州府志卷之五十三

福州府志五十四

人文志二

名臣

宋陳襄字述古候官人少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
鄭穆爲友講明理學鄉人稱曰四先生登慶曆進
士第調浦城主簿每聽訟使吏環立私謁者不得
發有偷兒數輩莫知主名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
者捫有聲乃陰塗以墨帷蔽之命群盜往捫獨盜
者手無所污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也遂伏罪轉

知河陽縣教民種稻郡守富弼見而器之弼相薦
爲秘閣校理判祠部值權貴乞寺觀度僧道襄奏
言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
詔令未敢奉行知常州運渠爲郡害濬而導之旁
諸郡燕受其利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使契
丹與虜爭坐主客有違言出知明州改侍御史論
青苗法不便請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
罷韓絳政府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召試知制
誥以言不行辭乞補外上惜其去畱脩起居注又
辭手詔諭之乃就職安石累欲擠之上不可踰年
擢知制誥尋直學士院安石竟摘其制誥小失出
知陳州改知杭州卒贈少師謚忠文時稱古靈先
生襄早有盛名蒞官必講求民間利害尤畱心教
化有古循吏風在經筵時神宗顧襄甚厚嘗訪以
人才襄對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可備心膂不宜久
外鄭俠狂直願丐生還又薦范純仁蘇軾曾鞏程
顥張載蘇轍等凡三十三人帝不能盡用著有古
靈集

補少府丞
劉彞字執中懷安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
瑗學登慶曆進士第爲胸山令作陂池恤孤寡教
種藝平賦役抑奸猾胸山人德之紀其事目曰治
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
罷尋以彞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又雨汴漲彞請
啓楊橋門洩之知處州俗尚鬼不信醫彞盡斥淫
巫使以醫易業俗爲之變知桂州禁交人互市交
趾陷欽廉邕三州或以罪彞坐貶尋除名初彞從
瑗明體用之學神宗常問其師彞以瑗學對甚悉
彞善治水亦瑗教之元祐初朝廷思其功復以都
水丞召道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著有七經中義明
善集居易集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治平中進士調光州司法參
軍俠素爲王安石所知秩滿至京感安石知己特
謁其門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超京官安石
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他日復見安石問
所聞對曰青苗諸法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
區區也安石不答俠乃退不復見矣久之監安上

門值朝廷設修經局安石猶遣諭意欲辟爲檢討
俠曰僕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輒
官爵是先所待士者亦淺矣竟辭焉會天久不雨
俠見饑民流離困苦狀因繪圖以進請罷新法詣
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神宗
覽圖長吁數四夜寢不寐翌日爲蠲放十八事又
下詔求言越三日大雨執政入賀乃知出于俠也
安石上章乞罷政務呂惠卿繼之盡復新法持之
愈堅俠又論惠卿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
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在位之臣
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爲書以獻惠卿大怒詆俠
訛謗欲寘之死上謂其忠誠不深罪也乃竄英州
哲宗初蘇軾孫覺表爲泉州教授元符中又再竄
徽宗立赦還復故官又爲蔡京所奪歸家無所有
一拂而已自號一拂居士俠性忠諤雖屢顛沛猶
未嘗忘君也卒後贈朝奉郎里人揭其間曰鄭公
坊祀於學

林槩字端甫福清人高之子也景祐進士試禮部

第一以祕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會歲饑富室閉糴槩出俸粟以賑因勸其土豪各輸數千石全活甚衆移知連州康定初數上䟽言事請復唐府兵法歛民爲兵令私得畜馬以省養兵費又言行陣出于臨時將帥取于倉卒軍權委于侍宦雖得古之材循今之法亦必屢敗徙淮安軍會蜀饑又上救荒策其言皆切事情可見之行後官至集賢校理卒所著有史論百篇辨國語四十篇子旦旦字次中嘉祐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歷監察

御史裏行甫五月以論李定事罷久之乃起簽書淮南判官元祐初復拜殿中侍御史甫蒞職卽䟽論蔡確章惇旣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留宸慮以折邪謀又論呂惠卿鄧綰雖貶斥未足盡其罪乞投散地以謝天下旦在臺多所彈糾悉協公論出爲淮南轉運使子膚亦有名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鄭穆字閔中候官人皇祐五年進士積官集賢校理歷岐王嘉王侍講出知越州奏免湖田浦租萬

緡未滿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三年爲
荆王待講又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以祭
酒兼徐王翊善六年請老又與祠給事中范祖禹
疏晋不報太學生數千人詣闕請晋亦不報穆旣
歸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至空太學出租汴東
門外明年卒于家穆性醇謹好學進退容止必合
於法度居館閣三十年多在王邸善講說王雅敬
之其在太學誨誘諸生雖童子必接以禮故人有
張景晟死遺金五百兩托其子穆爲字狐長及金
焉鄉人高其行子璆軍事推官

許將字冲元閩縣人嘉祐中舉進士第一歐陽脩
讀其文曰王沂公輩人也累官知制誥不試而除
寔神宗特命士論榮之契丹以重兵壓境求代地
朝廷遣使歲聘衆莫敢往者神宗以命將將請詣
樞密檢閱而行至契丹館客果以代州爲言將隨
語折之館客不能詰又與肄射將發先破的上聞
之甚悅遂有意大用將矣累進翰林學士權知開
封府會治太學虞藩獄釋諸生無罪者蔡確因陷

之逮御史府踰月方解黜外歷知鄆州故事每上
元張燈吏必籍舊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
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訖將去任無一人犯法者
獄爲之空召爲兵部侍郎屢上言兵事悉中機宜
熈寧中西方用兵上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
奏明日上問樞臣不能對也將身兼數器雅爲上
知而同儕多忌之元祐三年始爲翰林學士紹聖
初拜門下平章事章惇蔡卞方日夜求元祐諸人
罪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極將諫曰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乃止惇卞又
欲發司馬光墓上以問將將又諫曰發人之墓恐
非盛德事上又嘉納其言將仕三朝寵榮無替當
時小人知其陰庇元祐諸君子御史中丞朱諤者
故蔡京門下人也遂誣劾將左右視利愾然改圖
出知河南府屢丐致仕奉祠卒謚曰文定
論曰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觀人者觀其相爲
謀何如耳許文定以文章致位兩府通達國體迎
刃運斤自爲人主所才非因人以進者也論者乃

謂其左窺右覘浮沉以取富貴豈其然哉文定當
 蔡確執政幾為所陷與惇下共事對哲宗實有長
 者之言焉向微夫人之力元祐諸君子禍慘於漢
 唐矣彼所以處小人不相為謀若此甚哉論者之
 謬也大抵宋之士大夫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儉
 夫壬人排擊植黨固不足道迂儒曲士內實不能
 辦好為大言而責人所難人主雖心知其不可而
 方且眩然外惑虛名牽浮議弗敢決也故夫以呂
 好問朱勝非紹興建炎間社稷之功大矣王始興

弗過也功成事定不旋踵斥逐蓋當時議者責朱

呂以不死責文定以不去耳嗟夫嗟夫古人所以

其愚不可及者死與去非其難也而能成天下之

事以濟其君乃其難者也宋之議者如此乃欲聽

之以進退人才不競於夷狄宜哉

林文恪
舊志

王回字深甫候官人御史平之子性質直平恕敦

行孝友造次必稽古人而不求名譽嘉祐二年進

士為衛貞簿不合稱病去居潁州久之廷臣多薦

之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使推官命下而卒回

嘗作告友欲聞其過論甚粹所與遊皆海內名流
回卒後友人常秩上其文集詔補回子汾郊社齋
郎二弟向字子直同年進士罔字容季嘉祐六年
進士皆有文名

辛炳字如晦候官人元符三年進士累官監察御
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
爲直達綱舟人率侵盜沈舟部受虛數人莫敢言
炳極疏其弊較數虧常歲一百三十二萬京怒謫
監南劍州新豐場紹興初復召爲侍御史首言今
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遠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
事又請論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又請罷福建
八州添差冗食官八十餘員上皆從之蘇湖地震
炳應詔陳言論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因
劾丞相呂頤浩罷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
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會遣使議和炳抗疏
今日所當講求者守禦攻戰之策金人無信和議
必不可從以疾乞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
赴卒詔以炳貧無以爲塋厚賻其家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人崇寧進士累官河北西路
提舉宰相呂頤浩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中拜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當時秦檜還自金不一
年超拜右相舉朝猶未知其奸中書舍人胡安國
名儒也亦薦檜賢龜年獨首論劾檜專主和議植
黨竊權漸不可長上乃罷檜與祠龜年又劾檜黨
王喚等罷之復言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不
畏天下之議無所忌憚合投裔士章凡三上遂褫
檜職又乞發明詔暴檜隱惡以破姦臣之膽消朋
比之風先後攻檜不遺餘力檜深憾之遷中書舍
人以言者罷歸紹興中檜再相司諫詹大方希檜
意又論龜年落職尋卒于家龜年微時或許以女
及貴女家落矣人勸其別娶不從任子恩先官其
第之子鄉人義其行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李彌遜字似之連江人大觀進士累官起居郎政
和間上封事切直貶廬山今丐祠流落者久之宣
和末起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募勇士邀擊斬獲甚
衆兀朮至戒虜勿犯其城靖康元年建康牙校執

其帥據城反彌遜時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諭
降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遂安高宗素聞
其名復以爲起居郎彌遜自徽考時以言獲譴二
十餘年再居是官每直前論事猶昔也天子亦虛
已納焉遷中書舍人條六事上之尋試戶部侍郎
會秦檜再相彌遜獨有憂色未幾趙鼎罷檜遂專
主和議金使者至檜勸帝屈已臣金中外洶洶檜
乃盡逐異議者樞密院編脩胡銓校書郎范如圭
禮部侍郎曾開相繼竄斥彌遜請對力言其不可
屈已事讐何以作天下中心義之氣此危國之道也
帝下其疏廷議群臣大抵阿檜用意不敢違彌遜又
力爭檜邀彌遜私第陷以官惡政府虛員相待矣
彌遜拒之又上疏言愈切檜雖不從然亦以彌遜
故館金使頗殺其禮云彌遜言既不用累乞外補
郡帝猶諭留再三檜又嗾論落職家居十餘年終
身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士論重之朝廷
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謚曰忠肅著有奏議
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張鬻字柔直懷安人政和間舉進士待選京師或薦之蔡京延爲子弟師鬻以師道自尊京子弟素貴倨也不喜鬻一旦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何也鬻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亂作必先而家汝曹惟善走可逃死耳諸生駭以鬻爲病狂奔告於京時京執政日久亦知天下之怨已也乃就鬻問計鬻勸以亟引海內知名士京問其人鬻薦楊時京因而用之然已無及矣未幾京竟貶死家破如鬻言建炎間劇賊范汝爲陷建州鬻時守南劍賊遣其黨張徹攻之統制官任士安擁兵城西不肯救鬻帥州兵破賊賊潰臨陣斬徹鬻知士安耻無功函徹首送之州兵譁曰彼不歸吾患何以功讓彼爲鬻曰不然非若輩所知也賊衆我寡今雖幸勝必且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禦也明日賊果大至士安遂與鬻夾擊敗之敗又大潰劍州以全召爲考功郎累遷直龍圖閣後知處州復以蕩平餘寇進秘閣脩樞南劍立祠以祀論曰余邑鼓山之陽有張龍圖故宅鄉人猶識其

處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腕拊背明說利害抑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於人主之心而禍成於讒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哉此寇忠愍岳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宋非無奇

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林文恪舊志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進士紹興間累官權刑部侍郎兼侍講知樞密院事卒謚曰莊定祖舜立朝侃侃屢奏奪倖恩秦檜死其黨資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檜子熺贈官太傅皆為祖舜駁議不行戶部奏以官田給已汰使臣祖舜謂計臨安田僅千畝而使臣汰者有一千六百餘人所給不均戶部乃止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親軍事諸將王權劉汜退敗上怒欲誅權汜祖舜曰將敗

軍罪不可赦然劓錡有大功于國家若聞而憤死
得無快敵心上嘉納其言祖舜持論知大體皆此
類也祖舜學通諸經所著有易詩說國風小雅說
歷代史義及遺文十五卷徽宗時嘗進論語講義
上命校勘國子監板行

朱倬字漢章唐丞相敬則之裔七世祖避地閩中
遂爲閩縣人倬宣和間進士調常州宜興簿張浚
薦其才累官諸王府教授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
叅謀有群寇就擒倬鞫訊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

大父尉崇安日盜坐死者七十餘人吾大父悉除
其罪饑民剽食耳不可盡繩以法也通判南劍有
賊數十募勇士擊之境内迄平倬有吏才爲秦檜
所厄檜死始召之累遷御史中丞嘗言人主任以
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當上合天心每上疏輒
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疏凡數十上其大者如發
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皆有裨於時云紹興
末拜尚書右僕射孝宗卽位降資政學士致仕明
年復舊官卒贈特進倬長於料事爲小官時嘗因

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遂有意用之晚登政
府金亮入寇倬曰虜上策築室反耕中策備我下
策妄意絕江虜必出下策不足虞也亮果授首嘗
薦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後皆爲名公卿
孫著淳熙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黃瑀字德藻閩縣人紹興中舉進士調饒州司戶
叅軍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瑀請免什
九他縣或不以實告太守疑瑀俾更其狀瑀執不
肯官可罷此不可易也改湖北轉運主管帳司用

薦改知永春縣遷兩浙轉運司幹官權知華亭縣
值歲凶不待報發廩賑饑所全活無算瑀居官存
心愛人性明決於利害無所避建炎間汪應辰汪
徹薦其賢授監察御史時王繼先以醫得幸於上
恃寵蠹政中外切齒瑀欲論之病未及上同寮杜
莘老素與瑀節義相勸來問瑀疾連呼之不應莘
老忽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瑀卽瞿然起坐君
能任職吾何病探枕中片紙授之皆疏繼先罪狀
也官終朝散郎子幹別有傳

黃洽字德潤候官人隆興初太學生試春官第二
以觀察判官秩滿謁丞相陳俊卿器之言於孝宗
改京職累官太常丞召對奏二事稱旨擢秘書郎
除右正言又除試御史每有論列未嘗攜撫細故
累人終身上以為端士會水旱因祠祭上言此事
全在陛下一心專精愛民身雖法官心則壇壝洋
洋左右理非漠然除御史中丞又言薦舉請託必
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哉果有所知露章以薦亦何
不可時上方厲精求治洽言每見嘉納上謂曰卿
如良金美玉殆天以弼朕耶拜叅知政事召商榷
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悅曰五十年無此差
除也光宗受禪特召言事洽奏用人為首務尋致
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洽常云家不欺親仕不欺
君明不欺人幽不欺鬼何用求福居官時或勸治
第曰吾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先人敝廬足庇
風雨足矣世稱其質直端重得大臣體所著有奏
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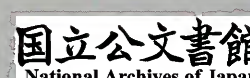
鄭湜字溥之閩縣人乾道進士光宗初爲秘書郎
因轉對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大孝嚴家法之義以
正內治明教子之方以隆基本又乞省燕飲節用
度親正人勤省覽所陳皆謹論也慶元初爲起居
郎權直學士院會趙汝愚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
傾任忠竭節等語以無貶詞韓侂胄惡之坐免後
官終刑部侍郎入僞學黨卒謚文肅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進士初授浦城主簿
嘆曰問學未悉何以治人聞朱文公講明濂洛之
旨遂往遊其門居官有惠政秩滿之京謁葛丞相
邨曰君浦城鄭主簿耶擊賊不受賞吾聞君名久
矣擢知歸安邑民愛之累官諫議大夫知樞密院
事進右丞相辭不拜卒之夕有大星墜于故居謚
曰文清昭先居政府泥厚鎮靜以愛護人才振拔
淹滯爲已任景獻太子薨議建儲昭先請以仁宗
爲法上意乃決會旱災求言同列有欲罪上書過
直者昭先曰以直言求人乃以言直而罪之耶嘗
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無不可事之

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為心則無不可事之
親陳宓以為名言有日湖遺稿行世

陳舜申字宋謨連江人淳熙間進士歷衡陽栢歸
教授累遷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為著作佐郎轉對
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主管武夷冲祐觀起參議
淮閩未赴卒所著有易鑑四書解渾灝發旨審是
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齊文集舜申立朝有節
操其淑後進教子孫皆可為世法子德一少穎異
於經史百家靡不通貫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
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資所著有易傳發微橫舟
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德一兄弟四人二為州牧
二為縣令累世同舉推德門云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中進士又中宏詞博
學科累官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不
合遷將作監丞憲王府小學教授又奏今觸犯忌
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一人言之
未已或至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忠佞不分
是非易位史彌遠惡之金人入寇大擾淮蜀貴誼



爲禮部郎又上言人才所以立國而倖門四闢言
路所以通下情而循然媢阿語皆侵執政彌遠愈
不樂諷言官論罷理宗卽位召爲起居舍人累遷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貴誼輒封還
詔書又屢進讜言天子識之紹定間上始親政以
爲叅知政事面諭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擢
兼同知樞密院事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
仕將行猶以汴洛出師上疏力爭卒贈少保資政
殿大學士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孔碩之子開禧間進士淮帥
賈涉辟京東河北幹官韓爲畫策禦金遂有堂門
之捷遷將作監丞歷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前所
陳前代數君事如希德兆謀任賢使能區處藩鎮
不事姑息誠今日急務願擇而行之紹定初盜起
閩中除知南劍州兼福建提刑招捕使以親喪辭
不許韓不得已受詔募工兵擊閩諸寇盡殪之會
群盜汪徐起衢陳三槍起贛勢甚張又詔韓節制
江西福建廣東三路遣諸將扼要害而躬擐甲率

精兵舊巢穴在軍中數年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者悉討滅無遺詔曰韓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討捕訖底盜輯乃進權工部侍郎累官端明學士叅知政事知樞密院事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事卒贈太師謚曰忠肅韓少負氣父郊恩當廕不受以讓其弟韋從葉適學才長于用兵謀而能斷初擊賊時兵寡或言賊勢熾宜招韓曰賊起僅百餘不捕而招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更復養之將至無算矣今但當議益兵耳乃請淮西精甲五千進討益急群盜畏其威名每出戰望見韓旗幟驚曰

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故韓所向輒克士大夫論

有將畧者必推韓云

韓討賊時懷安陳旦以江州統領從韓戰死祠南劍州

李韶字元善彌遜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叅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必有興者韶少穎異嘉定中與其兄寔同第進士初授教南雄調慶元累遷右正言侍御史出知漳州歷戶禮吏三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召擢禮部尚書累乞祠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卒韶爲教

授時史丞相有所薦士欲充學職不與祭酒袁燮
求學宮隙地益其居亦不與燮反賢而薦之治郡
所至俱有廉聲立朝論建皆人所難言者魏了翁
罷督予祠韶獨抗疏請留宦者陳洵溢女冠吳知
古頗居中用事韶論其罪不報然朝廷肅然憚之
其自泉州赴召也執政史嵩之遣要慎勿言濟邸
宮媪國本三事韶不答見上卒以三事爲請且曰
史墨有言季民世脩其勤魯公世從其失願攬威
福使不下移是時嵩之父子相繼竊國柄韶蓋指
之嵩之深憾焉韶公清篤實理宗每有意大用韶
自以不合當途故屢辭召命平生不溺於聲色貨
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謚曰忠清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候官人嘉定中進士第
一授平江軍教官除秘書正字出知袁州又知贛
州歷江西安撫使召爲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後官
終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性之少從朱文公遊治郡所至務崇教化厚風俗
民有骨肉爭訟者輒曉諭諄切不嚴而治在上左

右每勸上虛已納諫常言人臣愛君者言不切直不能感動今言路既開譬決積水勢必盛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厭言者激則難樂受小有厭倦讒諂乘間入矣又言欲強國勢宜重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又言東宮虛位請早定大計又言執政出一語侍從之臣間有不同者則立中傷之此使人箝口非國家福也上皆嘉納性之立朝無所附麗上封事多有裨補所著有端平奏議及宋編年備要行于世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嘉定中進士時臺臣有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者璘因對策極詆之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樂後文藝士翕然知嚮擢監察御史璘以母在不欲爲諫官其母賢母也勅璘曰吾有而兄在第盡言勿以吾爲憂璘拜謝乃就職常上疏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至於離陛下乃從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又論宰相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視朝事如俳優以神器爲

奇貨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言多剴直理
宗每讀其疏爲瞿然改容璘又上言請號召土豪
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上嘉納之因問邊
事甚悉璘感上知益盡言彈劾無所畏避論執政
鄭清之等誤國不報遂求改外章凡七上後爲廣
州安撫使乞致仕上思其人亟命入奏擢太常少
卿母喪哀毀而卒璘在臺僅百日直聲震朝著世
擬之唐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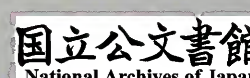
趙以夫字用甫宋宗室居長樂嘉定間進士歷知
漳州始下車鄰里心齊至諸道之兵咸會調度繁夥
以夫應之裕如卒丁生擒其渠魁檻車以獻時賞勞
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歛漳民苦丁錢以夫奏以
廢寺租代民輸旨德秀深嘉歎賞上其事于朝謂
可爲分符守土者法詔從之知邵武軍平下瞿賊
掃清溪洞嘉熙初爲樞密副都承旨會歷官言是
歲日當食季冬之朔以夫預奏脩德以應之其言
甚切拜同知樞密院事時上未立太子以夫編類
仁宗高宗定儲本末具載諸臣諫疏及舉行次第

上之上曰此事實不可緩官終吏部尚書兼侍讀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黃幹學舉寶慶進士
 調為楚州官屬時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他部
 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為懾全亦不
 敢害師雍秩滿朝議賢之耻出史彌遠門下不肯
 往見調婺州教授一以呂祖謙為師法李宗勉薦
 之知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遷糧料院忤
 史嵩之差知興化軍旋改邵武拜監察御史彈劾
 無所避嘗論史嵩之罷之理宗欲以為待御史為
 丞相鄭清之所沮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清之猶冀
 其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屈官終禮部待
 郎師雍簡澹寡欲靖厚有守常慕徐僑清望欲謁
 之會其有召命曰今不可往也節槩凜然不愧師
 友云

趙汝騰字茂實宋宗室也居古田寶慶二年進士
 累官秘書郎轉對言節用必先自乘輿官掖始又
 累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
 傷善害賢自取要職何益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

利之臣移東就西自遂谿壑何益陛下而深戕乎國脉則陛下私惠群小之志可以息矣拜翰林學士辭歸累召乃就職以端明學士兼前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卒贈四官謚忠清汝騰平生一言不妄發一錢不妄取朝廷嘗賜田宅以旌其廉

論曰吾郡在唐五代時其高人逸士多自足於山水間未有四方之志也及宋興陳述古以學行稱鄭介夫以節義著許冲元劉執中以文雅政事擅聲固皆一時之名臣也王室南遷幅員既狹所柄用者大抵吳楚閩浙之人故吾福仕者或多登要津叅國論經綸則李似之朱漢章節槩則黃德劭李元善黃子敬黃德藻謀略則張柔直許恭甫陳子華議論則黃繼道鄭景紹諫諍則辛如晦唐伯玉陳正甫而吾郡號多士矣區區江左當強虜侵凌猶足延祚百年寢微寢衰雖大廈支持固非一木而吾郡濟濟之助抑所謂社稷之衛非耶今去諸賢且數百載矣故宅遺迹尚有存者里曲中父老時時能談其舊事猶使人肅然興思况於當時



得親其德輝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舊志所載頗略予故詳採其大者著之篇庶與好古君子共之

林文恪舊志

國朝王棗字中美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領應天鄉薦授瑞州府教授改長沙轉永豐知縣首均徭役蝗為灾禱于神數日境內蝗皆死以暇輒之學宮課諸生親為講解多所造就永樂中朝

京師用胡文穆薦與修

高廟實錄擢翰林院脩撰又

命脩大典為總裁官改漢府紀善卒褒博學強記以文名

文皇帝御極海內無事

上雅好詞翰每遇禎祥或令節輒命從臣賦詩

上親第其高下時元夕張燈應制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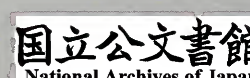
上昔同輩榮之褒性孝友剛直與人交久而能敬好引人於善前後所薦士甚眾同郡若春坊陳仲完待詔高廷禮典籍王恭皆因褒以進漢國除文皇帝逮治輔導諸臣責其不能救過悉寘于辟

無能免者獨褒前死不與其禍人謂為善之報云
玄孫應鍾復自翰林官至山東叅政別有傳應時
官至雲南按察使居官清慎克紹其家聲

洪順字遵道懷安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
士改刑部主事衛有李將軍者詐囚五十金誣吏
張緣同列畏李強而獨坐緣順持不可竟寘李於
法未幾以小失左遷行人尋命與儒臣同脩五經
四書性理大全陸山東按察司僉事時遭唐賽兒
之亂順理冤剗弊撫循凋瘵民甚德之青州有趙

訓導年老無僕妾諸生為娶一婦嘗酗酒詈趙一
日婦被殺無主名婦家訟趙抵罪獄已具順讞獨
疑詢諸生惟張剛者三月不至齊舍即呼訊之剛
曰公神人也諸生娶此婦以事吾師而背矣若此
師老無死所矣是以殺之今師存剛死固所甘心
順義其所為請于 朝趙得釋而剛亦免死尋陞
按察使卒

馬鐸字彥聲長樂人永樂壬辰進士第一授翰林
脩撰鐸為人坦直無他腸其學博通經史百家為



文章援筆立就士論推之

上北幸鐸侍

獻陵監國謂楊士奇曰馬鐸可謂

質實無僞矣每翰林學士國子祭酒或缺必

命鐸攝之未及大用卒鐸本土奇所取士其卒也

士奇誄之又誌其墓

林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
脩秩滿陞脩撰與脩性理大全古今名臣奏議以
勞擢侍讀尋轉右春坊右諭德仍兼舊職給二俸
寵之宣德初卒於官誌之生也其父夢梁僧寶誌

入室因以爲名幼穎悟絕人從王侂遊日能記數
千言喜辯論侂因字之曰尚默其學于經史諸子
傍及天文地理醫卜之說無不研究舉于鄉及禮
部皆第一官翰林蔚以文著後學多從質問經義
門下如黃澤林碩輩皆所造就彬彬極一時之盛
性惇厚恬于勢利早失父事母最孝宗族有貧而
依異姓者悉歸而撫之與人交必誠必信人無不
愛敬焉每公退輒閉一室以詩文自娛或歌咏竟
日與世若不相涉者所著有部齋集楊文敏公稱

其文簡健學有源委云

論曰余好問長老先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尚默方遊鄉校爲弟子員卽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江右楊文貞公金文靖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

傳註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佺佺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註也已不能自必况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瑜握瑾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林文恪舊志

黃澤字敷仲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朝謁卽拜河南左叅政澤爲人正直通敏體國恤民時南陽饑民多流散澤招諭安集賑而遣還常率丁役之京

撫卹勞苦躬視疾病無失所者比得代丁役泣而
送焉宣德二年自山東右布政轉浙左布政使奏
罷無徵米六十萬石停止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
七縣銀冶歲額銀九萬兩以紓民困浙人迄今賴
之在任九年劾罷不職郡縣吏五十七人奸黨騰
謗竟坐落職浙志稱澤有功德于民甚厚至劾罷
郡縣吏五十七人怨之府也夫一人豈能勝五十
七人之口忠臣謀國不計其身澤蓋有焉

林碩字茂弘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拜監察御史
有能聲臺中凡疑獄隱伏難詰者必命碩往讞宣
德初奉命按浙江毅然負澄清志尋遷浙按察
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海寧守禦湯千戶賄
結之碩飛章劾抵罪中貴人怒訴于

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叩頭言臣前爲
御史官七品今超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
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
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

上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卽命釋之復其

官而降勅切責可力頷忤左右處雷霆下卒能自
直士論壯焉在浙久人懷其惠官終廣東左布政
洪英字實夫懷安人永樂乙未舉會試第一改翰
林院庶吉士同脩三禮擢禮部主事扈從北征歷
吏部郎中正統中用大臣胡濙薦擢山東左布政
使尋奉 勅巡撫其地 賜璽書白金文綺景泰
中河決臨清運道阻奉 勅同平江侯陳豫經營
方略董治有功事竣進右都御史鎮守浙江有詔
考群吏一僉事以黜怨遂誣奏英私鄉人英不辯
乞歸卒於家初英父奐隱居厲節屢薦不起及兄
子順登第奐乃遣英遊鄉校每勅其靜以成學故
英器早成歷官內外風格峻整雅有廟堂之量南
陽李文達與英先後爲吏部郎素重之常曰洪實
夫不求知于人而人亦無知之者

論曰我

國家開天啓宇於區內藩服各董以岳牧之臣其
後行郡國有直指使者填封疆有御史大夫凡守
令之臧否皆得條列上聞而次第簡斥之任誠重

也洪都憲黃藩伯覈吏惠民禁奸戢暴可謂稱邦
國若否之明而茂价人維藩之烈矣乃愠于群小
竟不安其位以去嗚呼群輕折軸積疑投杼從古
慨之匪今斯今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
言胡得焉

鄭珞字希玉閩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刑部主事宣德初

上勵精圖治左重二千石選珞奉 璽書守寧波
上特賜招隱詩寵之珞間重嚴敏鞫獄片言立決

囹圄一空禁絕軍兵邏捕之擾警柝不聞而盜賊
屏息條臧織染弓張二局及諸色歲辦物價均節
賦力而汰其浮羨一切老胥猾吏乾沒出入之姦
盡縮手以避興舉學校拓其地一新之凡公府列
署猥及倉場橋梁礮堰之屬罔不飭治每蒞政畢
輒至明倫堂與諸生質難可否獎其良而懲其不
率者卽布衣方外之士有識治理時延訪之談論
竟日不以人廢也治行超卓最於浙東西會以憂
去闔郡䟽留 詔奪起視篆後陞浙江左叅政未

永樂州府志 卷五十四
上卒寧波人至今思之

林文秩字禮亨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
監察御史號能執法從征高煦扈從巡邊巡按南
畿風裁凜然民奏留之詔復按一歲擢山西按察
副使進按察使時有告平陽王文簡妖言惑眾連
及三百餘家文秩察其誣力為辯釋所活者幾二
千人後致仕卒第文秩字嘉亨與文秩同舉進士
初試禮部時文秩蔚然舉首也主考者嫌其名易
之後同選為庶吉士授王府審理改岳州府通判
文秩早有盛名宦不達能自砥礪在郡存心愛人
政簡而民便之嘗主試雲貴途中有以黃金十數
斤求薦者文秩峻卻焉

李騏字德良長樂人初名馬舉永樂丁酉鄉試第
一戊戌試南宮及對制權居首

上改其名傳臚無改應者宣卽李馬也司儀乃引
騏出拜中外榮之授翰林院脩撰騏耿介有氣節
事父母極孝奉繼母尤謹與人交和而直人有過
必面告之退無所毀其為文若不經意每出人意

表即流輩知名士讓能焉在內廷纂脩及典畿試
矢慎矢公士論重之甲辰夏忽遘疾聞

成祖皇帝升遐驚悸哀怛即出哭臨或勸以疾宜

少護騏曰吾受

主上厚恩不能他有裨益今 龍顏天語不可復

瞻聽矣如又不獲涕拜 几筵一罄臣子之情將

抱恨無極何暇為身恤哉疾復作奔繼母喪卒于

家大學士楊文敏深器之惜其不永于年為銘其

墓

薩琦字廷圭閩縣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脩預脩

仁廟實錄陞禮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卒於官

琦事親孝學有源委為人耿介持正世故澹如仕

二十年不以家隨妻先卒竟不娶其先色目人琦

一變其俗喪葬皆用文公家禮士論韙之

趙榮字孟仁閩縣人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舍

人直文淵閣十四年

英廟北狩虜入寇屯德勝門時中外洶洶 朝廷

福州府志卷之四
三百三
欲遣使者衆莫敢往榮獨請行遂拜大理少卿尋
改鴻臚卿往虜營說也先虜退辭前職改太常寺
卿仍直文淵閣景泰元年奉使塞外迎

英廟還京大學士高穀義其所爲解犀帶贈之使
還陞工部右侍郎未幾復使塞外轉左侍郎張秋
河決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元年

上復辟錄前功陞本部尚書榮起布衣列九卿嘗
思奮不顧身徇公家之急曹欽反榮聞難卽率子
弟助官軍禦賊事平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
上自是日寵顧榮益厚命燕大理卿天順末致仕
卒賜祭奠初榮微時館其舅翰林薩琦家楊文敏
公一見深器之孟仁貴於其舅後果然

論曰昔三代之盛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當是時也政出于一故自 朝廷以達
四方師師然無不能其官者此世之所以治也我
國家盛時蓋亦舉無遺才才無遺用矣奮翼驥首
爭於自效豈獨其人之能哉紀綱修賞罰信政使
之然也卽吾福一郡其仕者或內或外亦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譬順風而呼登高而望其勢易矣趙尚書起布衣任股肱商人立賢無方之誼歟林廉訪以遠際近卒能自直有虞氏明目達聰何以過

焉

林文恪
舊志

黃鎬字叔高候官人正統乙丑進士選監察御史十三年奉命按貴州時麓川蠻反詔尚書王驥總兵張軌征之貴道梗鎬躬擐甲率精銳轉戰而前會官軍為賊襲敗驥退屯沅辰時興隆清乎皆被圍而平越尤急議者以平越無積貯欲弃委

賊鎬不可曰平越貴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乃集

城中軍民檄撫苗共守之以竹筒密疏于朝賊

日夜攻圍九閱月人之食至掘鼠羅雀而無叛志

會大軍至項背夾攻群賊潰圍始解當是時徵鎬

貴幾殆景泰初苗復叛湖湘朝議以鎬有安貴

功命往治之既一年湖湘平遷廣東僉事改浙江

復以為廣東左叅政雷廉高二郡負海素多盜鎬

皆破滅之鎬按貴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群

蠻叛制勝伐謀若素閑軍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

是 朝廷以鎬可大用歷長藩臬入爲副都御史
又轉貳銓館閣群公莫不重鎬拜南京戶部尚書
以疾乞骸 賜璽書馳傳歸卒于途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謚襄敏

車寧字子靜閩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歷戶工二部
主事南京吏部郎中擢湖廣叅議廣東叅政廣西
左布政使寧始居郎署卽著聲其叅湖藩也適保
靖宣慰負險跳梁常毒殺陸僉事藩臬守巡率兵
衛乃往寧獨單車抵其境備宣朝廷威德衆皆頓
首謝邊圉遂安在兩廣蠻獠出沒叛服不常議者
欲兵之寧曰彼亦饑寒迫耳若綏以德可不煩兵
復率所屬單車撫諭之蠻悉歸附得編戶六萬八
千四百口歲徵租五千七百餘石事聞

詔賜金幣勞焉寧性度磊落有權略多學強記居
家尤篤孝友云

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景泰甲戌進士天順中歷
戶部郎擢守建昌士元爲政以教化爲先務大新
學宮闢射圃每公暇與諸生習古禮其中弁講求

民間利病張弛之作敦化勸學表忠三圖繫之以詩令民習誦有兄弟訟田者士元取圖詩曉譬諄切遂感泣相讓滿九載郡內吏民詣

闕奏留有詔增俸一級未幾復以爲廣信太守

士元治如建昌屬邑永豐地鄰處州處無賴千百爲群越境盜鑛士元率衆驅之伏鎗中左股神志不動旋裹創復戰竟擒賊築其山穴而還自是無敢犯者守廣信四載擢四川叅政左布政尋奉

命以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四川東鄉界於三省群盜蟠糾爲築城垣設方略寇患始平歲大侵竭力賑饑活流民數萬弘治初致政士元天性孝友勇於爲義旣得謝以餘俸市田宅與兄弟共之一門同爨食指千餘兄弟子女婚嫁費皆已出不異所生閭內肅雍士大夫尚其家法卒

賜諭祭官給之葬于廷柱字邦用弘治己未年進士授評事歷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卒年九十六廷柱爲人謙恭朴素善屬文有典則詩亦莊重能繼其家聲但酷好神仙風水之說亦通人之蔽云

論曰黃襄敏謝都憲車藩伯豈不彬彬然質有其文武哉以其所表豎勘亂宣威安民和衆保固邊圉綏戢蠻荒卓乎與古之奔奏禦侮追踪方駕矣然而口不言功國無溢賞蓋其時下以率職爲共上以修職爲最也嘉隆而後封疆之臣漸開邊釁虛冒首功甚至屠民以獻俘僨師而奏凱丁男填於溝壑繒幣續於輪蹄張廟謨之勝美則賚首綸扉叙野戰之奇功則賞周裨卒緹騎盡建牙之裔銘旂悉延世之勲敝國殃民欺天罔上凌夷至于今日內地日虛邊鄙日聳徒使人懷杞國之憂及厯叅室之慮而已余益于襄敏數公景其行慕其烈而庶幾想見其人

王克復字師仁福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克復在刑曹十有五年明習法律時大司寇陸瑜深器焉凡罪疑必以屬克復兩廣撫臣吳禎或奏其不法瑜薦于上遣克復往按之河南人誣布政使章繪等瑜又白遣克復凡兩奉命讞大獄歸報咸稱

三十一
旨由是聲籍甚陞江西左叅政湖廣按察使江西
左布政使吏民間名久相戒不敢欺江右俗健訟
牒日山積克復判決庭無留者時謂王一火又謂
王隔壁然克復雖善折獄持法平無濫及也其以
左方伯入覲也中貴人尚銘怙勢贖貨克復獨正
辭不與接名因益章進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清戎
使者文深多所遣發克復察其誣爲脫尺籍總攬
綱維稱得大體轉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克復生
平質厚温和寡言笑不以聲氣加人而確然持正
晚歸與謝瑀輩結耆英會敦素尚齒鄉人以爲美

談

陳煒字文耀叔剛之子天順庚辰進士成化初選
監察御史奉

命按南畿改督學北畿遷江西副使歷按察使右
布政轉浙江左轄未上卒于官煒爲人風格峻整
而正直寬平在臺中號敢言錦衣指揮使門達者
自

先帝時恃寵干政屢起大獄莫敢誰何煒疏其諸

奸利狀

上投達嶺表中外快之南京給事中王徽因論大學士劉吉外遷煒又特疏論救

上意稍解由是陳御史直聲大震其風采溢於朝著江右俗素喜訟煒屢折疑獄善為鈎距以得其情赴煒訴者人人以為不冤所至吏民畏之若神然煒雖明察其用意甚厚蓋惟恐有濫及者盜越獄同僚欲罪守卒故縱當死二十七人煒不可一盜逃死者衆法大峻竟從減論弋陽樂平二邑人爭陂久不決煒為權其利樂邑民得決水溉田萬餘畝而代弋陽輸賦若干二邑人咸便之其知大體周物情多此類莆陽彭惠安嘗稱煒有澄不清撓不濁之量云

林玘字廷珍候官人天順甲申進士甫釋褐以親老請告蓋終養者十有七年親終起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浙江僉事雅為王端毅太宰所知擢雲南副使致仕玘律已端嚴讞獄明恕在浙有平賊功風節凜然其學精于易泉蔡清師事之門

人得指授登第者甚衆自號雲室山人弟瑋字廷
玉成化辛丑年進士爲人正直疑重觀政工部檄
脩周藩瑩域區畫有方撫臣上其事請爲例授
行人遷監察御史巡按雲南勦鉄索箐寇滅之轉
督學南畿以身訓率嚴考校公勸懲一時學者相
慶得師卒于官南畿以瑋同真文忠德秀先輩列
祀學宮

林瀚字亨大閩縣人撫州守元美次子也成化丙
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擢脩撰尋轉諭德

敬皇卽位召脩

憲屬實錄用薦爲祭酒滿丹考

遷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先時祭酒餐餞歲可
百緡瀚不受貯以市公署自是官太學者有公署
自瀚始嘗上䟽天下人才日盛宜廣賢路改吏部
攝銓事明年拜南銓會灾異率群僚上䟽陳明黜
陟禁姦會等十二事未幾又䟽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根本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根本增進人才以重政事根本四事
上皆嘉納之有御史王獻臣自巡按被逮儒生孫

伯堅等中 旨授中書舍人瀚上疏力諫天命天
討宜協至公有 旨謂讓自効不報乞骸骨不許
海內以瀚與莆田林俊金華章懋浮梁張敷華號
留京四君子云正德初太宰缺 言官丘俊石玠
等交薦瀚剛方廉介可任

上改瀚南兵疏勸

上割私任公不改

先帝舊人不易

先帝舊政疎遠近習裁抑貴戚為廷瑾所深疾會

給事中戴銑等劾瑾逮 詔獄瑾令錦衣衛獄詞

連瀚謫浙江叅政致仕瑾怨瀚不已又矯 詔瀚

與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等俱朋黨布告天下

瑾誅始復故官時瀚年逾七十 命有司給廩米

役夫屢加存問卒年八十六 賜諭祭官給塋具

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天性孝友質直好義居官

四十餘年不問生產平生不記人過若聞人一善

及許人一言則終身不忘立朝論建悉本至誠其

不畏強禦卽賁育不能奪矣章文懿嘗言林文安

有秦誓大臣之容又有柳下惠之介時以爲名言
瀚之子九人庭棹庭機最顯

庭棹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乙丑進士授兵部主
事歷郎中擢守蘇州陞雲南叅政乞終養 朝議
有兄弟者不得養 詔特允其請以瀚故也服闋
起江西叅政歷布政使都御史巡撫保定嘉靖初
與永嘉張相不合歸未幾起南兵部侍郎轉工部
尋拜大司空時

肅皇帝方稽古禮文創九廟建兩宮庭棹規畫雅

稱

上意 賜賚無虛日

上常御便殿 召棹顧左右奇其狀明日會棹疏
節財用省營建

上曰朕方顧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
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他日

上又御凝翠殿出御製憶邊士七言詩命和以進
明年廟工成增秩太子太保又明年以疾丐休
賜路費馳傳歸有司給廩役庭棹頽悟絕人眉目

疏秀如畫雅清談善譚風流為一時之冠歷官內
外厚下愛人曲有恩意蘇七邑大水都御史不肯
以聞庭掇上疏請蠲稅 詔竟報可雲南武官祿
累不給民無所出庭掇令牛馬布帛雜物俱得充
不旬日而辦掇所在得人心多此類晚蒙

上知遇家食而眷不衰卒贈少保賜祭塋謚康懿
庭機字利仁尚書瀚季子也嘉靖乙未進士改庶
吉士授翰林檢討歷國子司業南祭酒太常卿禮
工二部侍郎尚書當

世廟初分宜相嚴嵩用事士爭附其門機居寓與
隣未嘗一私謁久之遷南祭酒轉太常在南十年
銓部每有推轂相國輒擠之嚴相罷始晉南工尚
書三年滿考改禮部會

穆皇登極遂從道上疏乞骸骨得謝士論高焉先
是振武營兵變戕殺黃少司馬懋官人心恟恟部
章避莫肯署機時為工侍攝篆數月持大體不苛
細餉以時給亂遂弭工部歲供內府費以鉅萬計
裁其濫溢中貴人斂手不敢爭機廉靜不近名事

每出名上生平孝友內行脩飭與人交恂恂退讓
喜怒不形於色海內稱爲長者然外和而內剛其
大者則毅然不與易也旣歸杜門却掃承先世素
風自奉如寒士莆田康司空服其雅量嘗扁其齋
學林姚江孫文恪亦云不忤不求吾友之謂矣卒
年七十六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有世翰
堂稿若干卷子爇煙俱官尚書

爇字貞恒庭機長子也嘉靖丁未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授檢討克景恭王講讀官時嚴相嵩專軸爇
屏跡不之附會恭王之國嵩欲改爇長史遣人諭
意爇弗顧也旣而輿議沸乃止分宜敗權洗馬兼
侍講校理永樂大典纂修承天大志陞祭酒踰年
書成加太常卿仍管國子事初祭酒公署創自文
安歲久而圯爇捐俸脩葺繩武有光時論艷焉轉
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經筵講官適中官奏脩
九陵

上命往勘還奏言惟 長陵應脩省費以數萬計
北虜犯邊條上強本等七事改吏部右侍郎仍日

講前後經筵多所規諷俄有 旨調南贛銓計斤
浮兢兼署禮篆魏國公徐鵬舉昵其少子邦寧欲
易嫡嬖不許未幾言官列其事竟封邦瑞奪邦寧
母封萬曆改元進南京工部尚書越明年改禮部
以母喪歸嬖立朝論議風采望傾一時留都九卿
欲丐文壽執政不荅也門生故舊託以居間不應
也爲江陵張相所擠出而南南而老于家不悔也
襲布茹蔬蕭然一室問業之屢常滿忠誠孝友朝
野無間言卒贈太子少保賜祭塋謚文恪所著有

學士集經筵講章

陳紀字叔振閩縣人成化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京城按兩浙鹽法
提督北畿學政所至釐宿弊不畏強禦陞陝西按
察使興利除害清出滯獄八百餘遷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有叅將黷貨黜而罷之威令振肅邊境
晏如尋入佐院爲副都御史致仕卒遣官諭祭給
塋紀天性孝友與物無兢及當官而行歷內外憲
職執法不阿人無敢以私干者時中貴人李廣擅

威福諸公莫不造其門紀獨不往中貴人敗諸公
恐并得罪皆夜見壽寧侯得釋時論益重紀馬紀
平生不問產業卒未幾家蕭然

林泮字用養閩縣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寺副寺正讞獄矜恤多所平反遷廣州知
府藍囊諸山嗣蠻叛服不常泮親帥兵攻擒其渠
魁又豐湖壅賊劉庚作亂單車造壘諭降之權廣
西叅政江西左右布政御民以不擾爲先吏弊一
熄尹順天進戶部右侍郎總儲務權幸歛手爲逆

瑾所嫉正德二年拜南京戶部尚書上疏乞骸骨
瑾矯旨令致仕賜廩輿馳傳泮旣歸瑾求其江西
罪罰米二百石輸邊家居數年卒有司以聞 賜
諭祭官給葬具泮自少受禮學于其兄清源恭畏
詳慎退然若不勝衣而中確有定守爲諸生遊大
學時人有誣奏祭酒陳鑑者伏闕抗疏直之南昌
李士實方飾詐竊重名出白鷺圖乞題詩泮詞寓
規戒後士實果敗其遠識如此居官常俸外一介
無所取旣爲逆瑾寤罰至假官舍以居布衣蔬食

與諸生談經義泊如也三山自

開國迄今登崇臚者接踵然出有惠于民入有勞于國橐無一錢家無四壁則篋有踰泮云

論曰以謚易名蓋周制也余嘗考春秋當其實者惟齊管敬仲衛公叔文子其餘列國之大夫亦少褒矣豈非所謂盜僭無濫者歟及觀唐史記賢不肖一時用舍固未必盡當至于其節惠之典抑何公也蓋其制專掌太常議定而後以聞較勘論駁可謂詳且慎也公不亦宜乎我 國家以謚爲恩

雖考功儀曹得與其議而職無專官是故情之厚薄也視死事之重輕也視生故吾鄉先輩賢而不得謚則有若林司徒謚而實浮于名則有若彭惠安此所以衆心未壓而士論猶鬱也謂宜稍倣唐制凡應謚者有司上其事下翰林諸儒臣校勘臺省論駁無嫌異同必得其當不惟典關勸沮而亦

事資編摩者焉

林文恪舊志

林廷玉字粹夫候官人廷玉父芝景泰癸酉鄉薦官終韓府紀善遂占籍平涼至廷玉復歸閩舉成

化甲辰年進士改吏科給事中廷玉爲人剛果敏
達在諫垣號敢言

敬皇帝初年虛已求諫廷玉條籌邊翊治十事轉
右給事中上保治八箴曰務學勤政敬天愛民親
賢遠奸容言納諫公平賞罰抑禁奢侈重惜名器
屏斥異端蒐輯傳記衍其說于前而繫箴于後又
劾太監王瓚弟碧不當濫改欽天監京職又言姦
僧繼曉罪惡貫盈乃漏網逋誅非所以昭典法不
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斬于市尋轉工
科都給事中歲己未

上命太學士李東陽禮部右侍郎程敏政典試事
榜未揭給事中華景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景獄
命東陽重閱試卷既揭曉廷玉復疏敏政閱卷可
疑六事遂竝下敏政廷玉獄會多官廷鞫黜唐寅
徐經等十餘人調景太僕寺典簿謫廷玉判海州
遷知茶陵州歷廣東僉事副使山西叅政所至屢
析疑獄人以爲神入爲通政以僉都御史巡撫保

定劾太僕寺丞張鑑點馬貪黷

武皇帝下鑑獄而調廷玉掌南京都察院事論者承望言其行政偏刻遂丐歸既謝事杜門二十餘年屢薦不起正德戊寅夏五月閩卒進貴葉元保等怨布政使伍符裁省月糧遂倡亂廷玉與友憲副高文達角巾造壘諭以朝廷威德群黨解散越八月又亂廷玉與文達又撫定之嘉靖末有司上其功 詔爲立祀并祀文達

陳達字德英閩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寧波推官達弱冠登第爲理官吏胥頗易之及見訊鞫明允卽精法家弗逮也乃皆畏服不敢爲奸擢南京武選郎尋入爲職方大司馬山西王瓊雅重之每當遷秩輒言吏部願留陳職方共贊戎務居久之轉太僕少卿嘉靖初又改大理尋晉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議節祿糧爲 宗藩誣奏罷歸達性慎恪所在有能名而廢非其罪也前後觀風使者薦于朝二十餘疏無奧援竟輒報罷家居遠城市人罕見其面屢空假貸若環堵之儒云

論曰陳叔振林粹夫陳德英皆一時名御史大夫也叔振攬轡澄清足不踐中涓之徑德英曉暢戎務先佐大司馬腹中有甲兵矣林粹夫劾斬妖僧繼曉正其辜指程學士貢舉私竇則豈且發摘奸伏借劔燃犀者哉邇年以來達觀之妖不下繼曉交結近侍奔走鄙夫其燎方揚幸就剪滅至奉命校士罔鑒敏政爲前車而且纍纍辱白簡矣夫典舉者不思以人事君而待舉者又不自重其進此余所以喟然于粹夫之言也粹夫談笑解衛卒之亂其功尤偉

張經字廷彞候官人正德丁丑進士初姓蔡後復今姓經狀魁偉足智有文武才始爲嘉興令選給事中歷都諫

世宗器之不數歲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召入佐掌憲未幾奉 勅鎮兩廣安南莫登庸久不廷

詔經與兵部尚書毛伯溫討之兵壓境登庸遂降權右都御史尋以平黎功拜兵部尚書仍兼都御史鎮其地守制歸倭擾負海諸郡縣臺臣會薦經

才可用起掌南兵部復 命總制南直隸湖廣江西閩浙兩廣七省調其兵備寇經計不教之兵戰輒潰難以當賊曩撫兩廣時狼兵又受節制可用也檄而召之數月間田州南丹東蘭諸兵至會上遣趙文華祭海神經不爲加禮文華心快促之進兵經曰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卽駭觀聽姑俟保靖永順土兵至會力夾攻萬全策也文華遂以逗留養寇劾經已而兵集大戰于王江涇斬首一千八百有奇功未上嚴相嵩與文華壅之竟逮經論死是歲大辟詔決九人經及楊繼盛與馬論者謂自東南用兵以來經嘉興之捷第一自分宜柄國以來繼盛劾嵩之疏第一同日而死嵩父子之惡至是貫盈矣萬曆二十八年孫懋爵伏闕鳴冤 詔復原官賜祭塋謚襄愍仍與懋爵蔭論曰昔林文恪先生言嚴趙用事時苟非其黨也其或以脩或以不脩擠之者可勝道哉張司馬負其才汲汲然自躍大冶必爲鑊耶無身之日雖有智勇將焉所效嗚呼哲哉先生之言也自古權臣

在內大將未有能成功于外者張司馬受大廷之
薦急于建功固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談不同日矣
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惜其不講於遠害之術也
余過樵李問司馬陳兵故壘尚爲之感愴不能去
云蓋世之爲臣者當官固不可避難然親於其身
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出處進退則于文恪所以
悲司馬者安可不深長思哉詩曰旣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鄭漳字世績閩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授戶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嘉靖初轉守肇慶坐事待察家居久
之復起爲登州秩滿擢兩淮鹽運使居官不爲赫
赫聲然廉而惠慎而寬登郡士民暨淮商德之所
在爲立祠尋轉叅政廣西復改河南時建安李默
爲太宰默素重漳遂薦長臬藩入爲南京北刑部
侍郎默得罪言者探當事微指遂誣漳年老漳丐
歸卒于家 遣官諭祭有司給其塋漳貌不逾中
人而狷介不屈廣東督學副使蕭鳴鳳恃鄉人永
嘉張相勢凌諸郡守漳與爭論不決各上章相攻

後朝議竟直漳而黜鳴鳳貴溪夏相言與漳同年進士也邀漳往見時漳之官出都城矣或再三勸之夏意殊厚漳竟不入嚴氏父子持國柄立禍福人方岳餽遺大抵珍賄磊落漳爲左轄入覲獨持數青布爲贄卒之日器無珍玩侍無妾媵所遺獨圖書若干卷

陳文沛字維德長樂人先姓林後復陳姓正德丁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奉使三吳開白茆港築海鹽塘有功用薦者遣督邊儲又有功

詔增其俸出爲撫郡守恤弱鋤強撫人德之尋調蘇郡擢霸州兵備副使以陝西行太僕寺卿罷歸文沛剛介有執

世皇帝初年名臣楊一清胡世寧李承勛皆薦文沛才畧可大任而太宰汪鋐怙寵用事以私忌擠之家居貧時或自嘲然終不改其操子時範字敷疇嘉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刑部郎中出守襄郡蜀民以三殿採木大困爲之蠲豁存活數千家副滇臬晉左右轄藩帑積五千金悉以充大比

費餘貯藏中不取也清約端慎綽有父風

劉世揚字實夫閩縣人正德丁丑進士庶吉士授
刑科給事中歷吏科都諫謫江西布政司照磨稍
遷判常州南京祠祭郎中廣西僉事越數月轉督
學河南副使未上卒世揚內行修潔立志以古人
自期嘉靖初在諫垣屢進讜言有內侍崔文者始
與齋醮事世揚抗疏劾之又言詹事官非其人有
旨詰責下錦衣獄世揚猶執前議俄而得釋又上
八事大臣惡之遂左遷世揚雖流落於外而直氣
不爲衰嘗奉 命主試山東號得人

謝黃字維盛閩縣人正德辛巳進士選禮科給事
中敢言事

肅皇帝御極每虛巳求諫時四川楊文忠在內閣
凡臺省上疏率優 詔荅之黃諫乳媪濫封因勸
上節恩澤戢內侍又論救翰林呂柟等皆蒙聽納
嘉靖三年大禮議起永嘉張相孚敬時方爲主事
與楊文忠論不合黃同諸給舍力爭 詔杖闕下
未幾又論孚敬桂萼輩險邪不可用復奪俸三月

明年遣使兩廣途中又上言乞戒在外諸司酷刑
天子爲感動下 詔榜諭天下尋擢太平郡守未
上卒于途賁在言路號知大體隆慶改元錄嘉靖
朝言事諸臣贈太常少卿

論曰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宋臣蘇子瞻詳哉其
言之矣劉都諫實夫抗疏劾內侍崔文始興醮事
謝給舍維盛諫戢內侍禁乳媪濫封侃侃乎折左
道之萌杜斜封之漸矣然而朝鳳方鳴仗馬隨斥
則稷蜂之善托湯龜之蔽明也先時暴振逆瑾專
擅恣睢再歲塵

英廟之轅萬里馳

武皇之馭覆師塞外釀禍域中幸賴 九廟神靈
旋就夷戮亂匪降自天職兢由人斯之爲厲耳邇
者

天子言有無貂璫馬跡遍于天下四海囂囂莫必
其命而舉朝臣工補牘叩閣焦唇敝舌乃 皇仁
未霈 天聽愈高余因是益感于諫道之難而兩
夕郎慮戒霜冰亟清君側之奸有以哉有以哉

鄭世威字中孚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時臺臣缺
詔選進士以充衆爭奔走世威屹然不之逐也授
戶部主事改刑部歷兩廣江西僉事浙江參議江
西副使四川叅政再起通政權僉都御史刑部侍
郎世威所至有惠政而羔羊之節甚厲當在浙也
罷臨海鹽稅數千石民德之在江西適夏相國言
應召諸藩臬旁趨而謁世威不從掖門也撫按司
道祝釐於上清宮世威前視祀詞乃祈相公胤耳
遂不拜而出及夏再相過武林諸大夫郊迎世威
又弗往夏益銜之會夏構禍獲免嚴相嵩繼柄國
世威復官江西嵩姻黨占寺田千畝世威鬻以賑
饑嵩手書求解不報其家人往來用郵傳者悉革
去於是嵩銜世威甚于言矣遷四川遂自投劾還
嵩敗始起列九卿時有議王守仁從祀者世威獨
持不可以爲守仁治世之能臣也謂其紹周程而
宗孔孟則生平庸德之行有所不足耳且其學術
未正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
棄不用將有差毫釐而失千里者萬一從祀百世

而下謂吾君吾相何時方溺於致良知之說華亭
徐相國階弗是也會采珠及珍石威諫崇節儉不
報遂乞骸骨歸卒年八十有二 詔予祭葬謚恭
介

論曰曩德清許公孚遠來撫閩孜孜闡止脩宗旨
常聚士大夫竟日而談余時過里門聽之於心無
當也越數月豐城李公材以滇事戍閩許公復邀
諸薦紳謁李公廣止脩之論余愧不敏謝不赴然
聞其言宏肆而辯諸薦紳亦虛而往虛而歸耳蓋

當

世廟初海內於致良知一說奉爲正印其後屬厭
別揭止脩之目若超致良知而上之抑何多岐也
良知良能孟子輿對舉並言要以親親之仁敬長
之義達之天下則良能庸可廢乎若謂致卽爲能
是孟子輿顯而言之王文成偏而晦之矣至於止
脩寧出知能之外管子明知止而引文王之敬止
者以立倫極夫子言脩身而必曰以道言脩道而
必曰以仁道爲達道仁爲達德不慮之知不學之

能止于焉擇脩于焉先聖賢之言同條共貫可謂
至明至盡共察共由者矣今曉曉日致良知也止
脩也奚異於指行潦而槩江河竊容光而盡日月
哉鄭恭介之闢文成大有功于聖學顧其時拾良
知之唾餘者並列崇臚爭欲申其師說恭介之言
譬孤鳳鳴于衆梟難以和矣第學者得是說而存
之俾正學昭明則彼立戶分曹強而爲異者必不
攻而自破也

薛廷寵字汝承福清人嘉靖壬辰進士以行人選
吏科給事中會朝鮮以嗣位請

世皇帝遣廷寵奉冊往封之事竣還擢都給事中
廷寵在諫垣慷慨好直言無所忌避嘗上疏劾諸
大臣皆當時用事者有 旨留用數人時諸大臣
以廷寵言直俱不敢辯獨嚴尚書在禮曹新有寵
輒辯廷寵復劾之

世皇帝曰嚴嵩乃朕所簡用後又屢有論建
世皇帝悉採納焉銓部希嵩意欲出之外藩有言
廷寵賢柰何使去左右乃止未幾卒于官貧無以

歛鄉人爲治其喪廷寵內行脩事繼母李盡孝其
卒也李哭之哀聞者皆隕涕

論曰余叨梧掖時閱

世廟初年六垣章奏得讀薛汝承都諫劾嚴分宜
嵩兩疏斥其奸回不遺餘力

天子方簡任嵩置不問然嵩踐揆席未溫亦不敢
遽申其私憾也迨柄政日久其子世蕃虎而翼之
嵩導

天子日夕奉上玄脩長年之秘始恣意作威福少
有言涉其身者不令之碎首不止矣嵩旣敗華亭

徐文貞階佐

天子養和平之福苞苴稍絕朝野相安延及新鄭
江陵互相傾陷至省署之臣顛不附已者言出而
杖斥隨之視嵩之肆戮辱尚有間焉長洲太倉相
繼四五公懲於前之相戕轉爲後之相結其智益
深其術益巧彼直而攻我曲而忍徐而逐之以他
事使不能知陰而錮之以上意使不能測舉三十
年來卒無有逃其罟罟者余嘗謂分宜而下如彼

其專古之時構格天之閣者也江陵而下以若所
爲古之時坐偃月之堂者也嗚呼若都諫者可謂
嬰徑尺逆鱗而遭其鱠者矣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
權九江關以廉能著入爲員外郎中出知太平府
雪冤獄裁中璫減供億治行甲江以南轉江西副
使進按察使尋轉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
創三殿疏請南糧改拆省民間數萬金森又歷江
右多惠政召爲刑部侍郎尋改戶部遷大理卿右

都御史戶部尚書

穆宗登極 詔舉邊才森言往者輔臣楊一清以
南人用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雲南俱有聲績
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又申明屯
鹽法乞勅重臣分理其事

上皆嘉納之無何

上令太監崔敏取戶部庫銀六萬兩買金進用森
又言先帝時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尋
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于數日內得滿一萬

臣知不能也且 祖宗時御札皆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

上乃止旋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服除屢薦不起居恒講明理學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相質正要以程朱爲宗其爲侍郎歸值閩卒兩倡亂森角巾野服出諭之隨解散臨武劉堯誨撫閩議復夫甲庫役法森備陳其害議遂寢繼撫閩者南海龐尚鵬欲行條鞭法森力贊其決追森卒郡人專祠祀之日報功蓋森德于閩匪直一解亂卒之變也計聞 賜祭壘贈太子少保謚恭敏所著有四書口義書經敷言周易說義春秋伸義辯疑地理正宗文集奏議若干卷

王應鍾字懋復候官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鹽長蘆有東廠太監馬廣貧而虐商應鍾疏論之 詔切責廣一時中貴斂跡按順天糾郡縣不職者二十餘人嚴嵩柄國十監錦衣共煽權妄指姦細誣殺人應鍾立白其冤守備昌平太監王敏駿削軍士應鍾數其罪

上竟逐敏河套事起

上怒責言官與議者應鍾逮詔獄十監錦衣脩前隙幾斃杖下按浙江先聲所至墨吏解綬去入掌河南道會大計吏嵩欲蔽其私人應鍾弗許出爲副使督學河南宗室暴橫有凌諸生者必置諸法轉山東叅政竟爲嵩所中罷歸入里中環堵蕭然圖史一室講明正學學憲宋儀望爲建書院于道山四方從游者雲集應鍾性端毅居官以嚴見憚於鄉黨則謙恭樂易引掖後進常若不及卒年九

十祀鄉賢

陳謹字德言舉嘉靖癸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左遷惠州推官轉太僕寺丞尋丞尚寶改南國子司業執政薦爲知制誥改春坊右中允以憂歸卒謹內明外和自持謙抑見者莫不敬而愛之其左遷惠州也時遣封宗藩謹爲介當奉冊後至華亭徐相欲薄其過嚴相弗許也謹華亭所取士故疑爲之地後謹數年卒華亭公爲銘其墓有曰余嘗中夜以思士之可爲朝廷用者數人而

德言猶在其中蓋余愛其賢而忘其已死又矣其見重如此謹爲文溫潤醇雅有內制集并國子講章詩文稿藏于家

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初文華成進士以母老便迎養乞南得兵部值 景王之國道留都大司馬屬文華綜理事事治辦出湖廣督學僉事轉四川叅議廣西督學副使銜騰得人歷河南左布政使

今上初脩曠典旌治行異等者天下二十五人文

華居第一拜 璽書金幣之賜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剿六平從寨殲昭平賊又連破柳州七十餘巢招撫餘黨數萬人得田三萬畝捷上 賜金幣 蔭一子擢戶部左侍郎念母老乞終養服闋再起兵部侍郎復撫廣西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經三載征平樂叛兵討懷集流賊殲海上倭奴擒盜珠賊黨禱府江岑峒羅旁諸蠻先後斬首以萬計先是山海諸寇出沒爲梗雖間取捷得不償失文華多方畧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動合機宜往無不克

積金十九萬餘歸之有司拜南京工部尚書尋改
兵部叅贊機務有言官劾中璫恣暴

上怒言官文華論救請治璫罪不報遂引疾乞休
三疏乃允未幾再起南工部尚書懇辭 詔以原

官致仕文華性介而和嚴而恕家居十載屏絕干
謁徜徉山水間澹如也卒年七十八 賜祭塋贈

太子少保謚襄惠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舉萬曆甲戌進士授行人奉
詔冊封琉球入國七辭宴金雁丞光祿佐奉常上

言 懿文太子耐祭

高廟而主以奉祀之官非宜乞以五府官行禮著
為令拜京兆尹酌徭編均稅法尋以副都御史出
撫南贛清四弊陳三策以汰廢兵之虛冒者軍民
按堵鈴閣肅然徃屬吏薦者必脩謝故事也杰榜
之署云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
識者以為名言晉南刑部侍郎平反甚多疏時政
不如初者十事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請全運實
京倉以備邊儲祭卯漕糧阻踰常期杰齋戒願天

是冬河水不合運舟畢至衆皆異之然竟以艱繁
暴疾卒 賜贈官祭塋初杰父教諭廷袞家居老
矣族衆竊其名以逋賦縣令劉禹龍弗善也直指
爲禹龍粉榆遂嗾而捕廷袞杰以身代幾死于杖
後撫虔仇家在宇下杰無幾微言及之時服其量
杰著作甚富有白雲天靈北窓吟稿行于世

論曰昔夫子論大臣謂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
事以道則必不以非道徇其君不可而止則於所
當止者必不苟容以取辱矣斯言也萬世之人臣
奉以爲鵠焉三山自開國迄今碩德名卿頂背相
望尊主庇民宣猷戮力進禮退義咸正罔缺乃亦
有阨於位而不究其用局於數而不永其年者要
皆偉然負公輔之望者也余故詳論者之其或希
炎附景陟膺躋華進退無據身名俱辱等之具臣
然且不可何敢以遺乘之羞後之興起者欲誰與
歸乎亦論其世而已矣

